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七　　王　歸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詔譯

頻婆娑羅王勸受俗利品第十六

尒時佛告諸比丘車匿奉菩薩教安慰大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陁羅諸釋種等令離憂惱為欲饒益諸衆生故剃除鬚髮向獵師邊以憍奢耶衣貿易袈裟清淨法服於是詣鞞留梵志苦行女人所時彼女人奉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次往波頭摩梵志苦行女人所時彼女人亦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復往利婆陁梵行仙人所時彼仙人亦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復往光明調伏二仙人所其仙亦請菩薩明日設齋諸比丘菩薩次第至毗舍離城城傍有仙名阿羅邏與三百弟子倶常為弟子說無所有處定時彼仙人遥見菩薩心生希有告諸弟子汝等應觀是勝上人諸弟子等白仙人言我見是人形貌端正昔所未有為從何來比丘我於尒時問阿羅邏言汝所證法可得聞乎今欲修行願為我說仙言瞿曇我所證法甚深微妙若能與

丘我於尓時問阿羅邏言汝所證法
可得聞乎今欲修行願為我說仙言

瞿曇我所證法甚深微妙若能學者
當為宣說令得修習若有清信善男
子受我教者皆得成就無所有處微
妙之定諸比丘我聞仙人所說作是
念言我今自有精進念定樂欲信慧
獨在一處常勤修習心無放逸必證
彼仙所得之法於是精勤修習心不
猒倦經於少時皆已得證既得定已
往仙人所作如是言大仙汝唯證此
更有餘法仙言瞿曇我唯得此更無
餘法菩薩報言如是之法我已現證
仙言以我所證汝亦能證我之與汝
宜應共住教授弟子諸比丘是時仙
人甚相尊重即以最上微妙供具供
養於我諸學徒中以我一人為其等
侶比丘我時思惟仙人所說非能盡
苦何法能為離苦之因即於彼時出
毗舍離城漸次遊行往摩伽陁國王
舍大城入靈鷲山獨住一處常為無
量百千諸天之所守護晨旦著衣執
持應器從溫泉門入王舍城次第乞
食行步詳雅諸根寂然觀前五肘心

食行步詳雅諸根寂然觀前五时心無散乱城中諸人見菩薩来心生希有咸作是言此是何人為是山神為是梵王為是帝釋為是四天王耶尒時世尊而説偈言

菩薩清淨身　光明無有量　威儀悉具足
心靜極調柔　處在靈鷲山　自守出家法
於彼晨朝時　著衣持鉢已　調伏身心故
入城而乞食　身如融金聚　相好以莊嚴
路傍若男女　觀者無猒足　城中居民輩
見是勝人来　皆生希有心　奔馳競瞻仰
斯人甚奇特　今從何所来　有諸婇女等
咸昇妙樓閣　於彼窓牖間　闚望不蹔捨
街衢盡充滿　闤闠悉空虛　棄捨所作業
俱来候菩薩　有人遽往告　頻婆娑羅王
今有梵天来　入城而乞食　復有作是言
或是天帝釋　夜摩兜率天　化樂他化主
四天及日月　或是羅睺等　鞞留質多羅
薄離諸天衆　復有白王言　此是靈山神
大王應當知　王今獲大利　時王聞此語
心生大喜悅　自陟高樓上　遥觀菩薩身
相好甚端嚴　譬如真金聚　王因勅左右
奉獻菩薩食　并遣尋所住　隨逐而觀之
使者隨菩薩　見往靈鷲山　歸来白大王

使者隨菩薩　見往靈鷲山　歸来白大王
具陳所見事　王聞是事已　益增希有心
於彼晨朝時　嚴駕躬親詣　遥覩巖石中
光相極清淨　威容甚嚴好　不動若須弥
屏除諸侍從　徒步而前進　頂礼菩薩足
種種慰問已　而白菩薩言　大士從何来
鄉邑在何處　父母為是誰　為是婆羅門
為是刹帝利　或是諸仙聖　仁者如實說

菩薩荅王言　我父輸檀王　居住雪山下
城名迦毗羅　人民甚安樂　為求無上道
是故今出家　王重稽首言　仁今盛少年
容顏甚端正　應受五欲樂　何為乃行乞
我當捨此國　與汝共治之　今者幸相見
中心甚欣喜　願得作親友　共莅於王位
何為樂獨處　空山林野中　菩薩於是時
以柔軟音句　徐荅大王言　我今甚不戀
世間諸榮位　欲求寂滅故　捨之而出家
況乃於王國　而復生貪羨　辟如婆竭龍
大海為宮室　豈復於牛跡　而生愛著心
大王應當知　五欲無邊過　能令墮地獄
餓鬼及畜生　智者當遠之　棄捨如涕唾
欲如果熟已　將墜自不久　又如空中雲
須臾而變滅　如風駛飄鼓　無時而暫停
若著五欲者　即失解脫樂　誰有智慧士

若著五欲者　即失解脫樂　誰有智慧士
而求大苦因　若人未得欲　貪火極熾然

若已得之者　轉復無猒足　得已愛別離
便生大苦惱　天上微妙樂　人中殊勝果
假使世間人　盡受二種報　心亦未知足
得此更求餘　譬如熱乏人　渴逼飲鹹水
五欲亦如是　悕求無息時　常在生死中
輪轉恒無際　若有智慧者　心淨攝諸根
證無漏聖道　尒乃名知足　王今應觀身
無常不堅固　九孔恒流溢　衆苦作機關
我雖受五欲　而不生貪著　為求寂滅樂
是故今出家　頻婆娑羅言　善哉大導師
我本臣事汝　汝是帝王子　能棄五欲榮
我今勸俗利　必獲無量罪　唯願大慈悲
哀愍捨我過　當於此境界　證得佛菩提
願使不我遺　我當獲大利　於是從座起
頂礼菩薩足　百千衆圍遶　還返於自宮
菩薩調伏心　為世間依止　隨益而去住
當往尼連河

苦行品第十七

佛告諸比丘王舍城邊有一仙人摩
羅之子名烏特迦與七百弟子俱常
說非想非非想定尒時菩薩見彼仙
人於大會中多聞聡慧衆所宗仰作

人方大會中多聞聰慧無所宗仰作

是思惟我若不至其所同其苦行云
何能顯彼所修行諸之過失我今方
便令彼自知其所修習非為究竟又
欲開顯我之定慧利益一切令彼衆
會生希有心發是念已至仙人所作
如是言仁者誰為汝師汝所修行復
是何法仙人荅言我本無師自然而
悟菩薩告言我今故來求汝所證願
為演說我當行之仙言隨意所欲當
為宣說

尒時菩薩受彼教已於一靜處専精
修學由昔慣習定慧因緣即得世間
百千三昧隨彼諸定所有差別種種
行相皆現在前是時菩薩復從定起
謂仙人言過此定已更有何法仙言
此㝡為勝更無餘法菩薩作是思惟
我有信進念定慧速能證得彼仙之
法其所得者非為正路非猒離法非
沙門法非菩提法非涅槃法

佛告諸比丘菩薩為欲令彼諸仙捨
其邪道說如上事時五跋陁羅先於
彼所修行梵行竊相議言我等久學
尚未能測彼定淺深云何太子於少

時間已能證得大仙之

尚未能測彼定淺深云何太子於少
時間已能證得大仙之法嫌未究竟

更求勝者由斯義故必當證獲無上
菩提彼得道時我等五人亦應有分
作是念已即捨仙人還從菩薩
尒時菩薩出王舍城與五跋陁羅次
第遊歷向尼連河次伽耶山於山頂
上在一樹下敷草而坐作是思惟世
間若沙門若婆羅門放逸身心住於
貪欲隨於熱惱雖行苦行去道甚遠
辟如有人為求火故便取濕木置之
水中鑽燧索火是人有能求得火不
若人住貪欲等雖行苦行不能證得
出世勝智亦復如是
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制
御於身不行貪欲於境界中心猶愛
著雖修苦行去道尚遠辟如有人為
求火故猶取濕木置之陸地鑽燧責
火是人有能求得火不若復有人起
貪愛等心未寂靜雖行苦行不能證
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
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攝
衛身心離於貪欲除諸熱惱寂上寂
靜修行苦行即能證得出世勝智辟

靜修行苦行即能證得出世勝智辟

方廣大莊嚴經卷七　第八丈　賜

如有人為求火故取彼燥木置於乾
地而鑽燧之當知是人定求得火若
復有人不處貪欲身心寂靜勤修苦
行即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
佛告諸比丘菩薩出伽耶山已次第
巡行至優樓頻螺池側東面而視見
尼連河其水清冷湍洄映潔涯岸平
正林木扶踈種種花果鮮榮可愛河
邊村邑處處豐饒棟宇相接人民殷
盛尒時菩薩漸至一處寂靜閑曠無
有丘墟非近非遠不高不下即作是
念今此地易可安神往古已來修
聖行者多於此住
復作是念我今出於五濁惡世見彼
下劣衆生諸外道等著我見者修諸
苦行無明所覆虛妄推求自苦身心
用求解脫所謂或有執器巡乞行而
食之或有唯一掬食以濟一日或不
乞食任彼來施或有不受來請須自
往乞以求解脫或有恒食草木根莖
枝葉花果蓮藕狗糞糠汁米泔油滓
或有不食沙糖蘇油石蜜淳酒甘酢
種種美味以求解脫或有乞一家食

方廣大莊嚴經卷七　第九丈　賜

種種美味以求解脫或有乞一家食
若二若三乃至七家或有一日一食
二日一食乃至半月一月一度而食
以求解脫或有所食漸損多少隨月
增減或有日食一揣乃至七揣或有
日食一麥一麻一米或有唯飲淨水
以求解脫或有名稱神所自餓而死
謂隨己意生天人中或有紡績鵂鶹
毛羽以為衣服或著樹皮或著牛羊
皮草糞掃毳毲或著一衣乃至七衣
或黑或赤以為衣服或復露形或手
提三杖或貫髑髏以求解脫或一日
一浴一日二浴乃至七浴或常不浴
或有塗灰或有塗墨或坌糞土或帶
萎花或五熱炙身以煙熏鼻自墜高
巖常翹一足仰觀日月或臥編椽棘
刺灰糞瓦石板杵之上以求解脫或
作唵聲婆娑聲蘇陁聲婆婆訶聲受
持呪術諷誦韋陁以求解脫或依諸
梵王帝釋摩醯首羅突伽那羅延拘
摩羅迦旃延摩致履伽八婆蘇二阿
水那毗沙門婆婁那阿履致旃陁羅
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摩睺羅伽夜
叉步多鳩槃茶諸天鬼神以求解脫
或有歸依地水火風空山川河池藪

叉歩多鳩槃荼諸天鬼神以求解脫
或有歸依地水火風空山川河池溪
壑大海林樹莽草塚墓四衢養牛之
處及㕓肆間或事刀劍輪矟一切兵
器以求解脫是諸外道怖生死故勤
求出離修習苦行都無利益非歸依
處而作歸依非吉祥事生吉祥想
佛告諸比丘菩薩尒時復作是念我
今為欲摧伏外道現希有事令諸天
人生清淨心又欲令彼壞因緣者知
業果報又欲示現功德智慧有大威
神分拆諸定差別之相又欲示現有大
勇猛精進之力便於是處結加趺坐
身口意業靜然不動初攝心時專精
一境制出入息熱氣遍體腋下流汗
額上津出辟如雨滴忍受斯苦不生
疲極便起勇猛精進之心
佛告諸比丘菩薩尒時制出入息於
兩耳中發大音響辟如引風吹鼓鞴
囊受是苦事不生疲倦諸比丘我於
尒時耳鼻口中斷出入息內風衝頂
發大音聲辟如壯士揮彼利刃上破
腦骨受是苦事不生疲極退轉之心
佛告諸比丘菩薩尒時諸出入息一

佛告諸比丘菩薩尒時諸出入息一
切皆止内風强盛於兩肋間旋迴婉
轉發大聲響譬如屠人以刀解牛受
是苦事都無懈惓

方廣大荘嚴經卷七　第十丈　鋒

佛告諸比丘菩薩尒時内風動故遍
身熱惱譬如有人力弱受制於大火
聚舉身被炙受斯苦極更增勇猛精
進之心作是念言我今住彼不動三
昧身口意業皆得正受入第四禪遠
離喜樂遣於分別無有飄動猶如虚
空遍於一切無能變異此定名為阿
娑婆那菩薩尒時修如是等最極苦
行諸比丘菩薩復作是念世間若沙
門婆羅門以斷食法而為苦者我今
復欲降伏彼故日食一麦比丘當知
我昔唯食一麦之時身體羸瘦如阿
斯樹肉盡筋現如壞屋椽脊骨連露
如竹節眼目欠陷如井底星頭頂
銷枯如暴乾瓠所坐之地如馬蹄跡
皮膚皺皺如割狗形舉手拂塵身毛
燋落以手摩腹乃觸脊梁又食一米
乃至一麻身體羸瘦過前十倍色如
聚墨又若死灰四方聚落人来見者
咸歎恨言釋種太子寧自苦為端正

方廣大荘嚴經卷七　第十丈　鋒

咸歎恨言釋種太子寧自苦爲端正
美色今何所在

佛告諸比丘菩薩六年苦行之時於
四威儀曾不失壞盛夏暑熱不就清
涼隆冬嚴寒不求厚煖蚉虻唼體亦
不拂除結加趺坐身心不動亦不頻
申亦不洟唾放牧童竪常來觀見戲
以草莛而刺我鼻或刺我口或刺我
耳我於尒時身心不動常爲天龍鬼
神之所供養能令十二絡叉天人住
三乘路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
偈言

菩薩於往昔　捨位出家已　爲利衆生故
思惟諸方便　我出濁惡世　生此閻浮提
多諸邪見人　破法行異道　愚者求解脫
自苦其身心　雖怖生死因　恒迷出離果
或有赴火聚　自墜於高巖　五熱以炙身
塗灰而自毀　日常一掬食　劣以濟身命
乞食於他門　主喜而方受　顏色少憔悴
終朝而不食　或時聞杵臼　及以狗吠聲
即止不行乞　乃喚亦不受　蘇油及美味
乳酪沙糖等　一切皆不御　唯食麁惡食
糠汁及油滓　狩糞并藕根　草木諸花菓
以求於解脫　或有服淨水　或日食一麻

或止[illegible]一米　或有自餓死　[illegible]

以求於解脫　或有服淨水　或日食一麻

或止進一米　或有自餓死　以求於解脫
或有著皮草　糞掃及鳥羽　樹皮毛氎等
種種弊衣服　或有著一衣　乃至著七衣
或有常露形　以求於解脫　坐卧編椽上
棘刺灰土中　板杵瓦石間　以求於解脫
或常舉兩手　或有翹一足　散髮及鬚髯
逐日而迴轉　以求於解脫　或常礼日月
河海及山川　高原諸樹林　以求於解脫
此諸外道等　勤修無利苦　執著虛妄業
堅受未甞捨　如是邪見人　死當墮惡趣
我為如是等　昔於六年中　亦現摧伏彼
勤修大苦行　有諸無智人　見外道邪苦
竊以為真法　便生隨喜心　亦為成熟彼
勤行大苦行　乃擇空閑地　加趺坐三昧
當是節食時　日食一麻米　履寒不就煖
處熱不求凉　亦不逐蚉蝱　亦不避風雨
童牧来觀看　戲以草莛刺　通於耳鼻口
以草木瓦石　打擲於我身　亦不能致損
一切皆忍受　身亦不低昂　亦不生疲極
涕唾便痢等　諸穢皆已絕　唯餘皮骨在
血肉盡乾枯　形體極羸瘦　如阿斯迦樹
住阿鞞婆定　身心寂不動　亦不味禪樂
而起大悲心　普為諸衆生　修行如是定

而起大悲心　普為諸衆生　修行如是定
以修此定故　速疾得成佛　滅除外道衆

摧伏諸異學　亦以迦葉等　不信有菩薩
如是大菩提　无量劫難得　為是諸人等
入阿那婆定　當坐此定時　有十二絡叉
諸天人衆等　住於三乘路　諸天龍神等
恒於日夜中　供養菩薩身　各自發弘願
願住那婆定　利益諸衆生　其心如虚空

往尼連河品第十八

佛告諸比丘尒時菩薩六年苦行魔王波旬常隨菩薩伺求其過而不能得生猒倦心悒然而退尒時世尊以偈頌曰

菩薩之所居　林野甚清淨　東望尼連水
西據頻螺池　初起精進心　來求寂靜地
見彼極閑曠　止此除煩惱　時魔王波旬
到於菩薩所　詐以柔軟語　而向菩薩言
世間諸衆生　皆悉愛壽命　汝今體枯竭
千死無一全　當修事火法　必獲大果報
無宜徒捨命　為人所憐愍　心性本難伏
煩惱不可斷　菩提難能證　自苦欲何為
菩薩告波旬　而作如是言　惛醉貪瞋癡
與汝為眷屬　將汝至於此　共汝壞善根
我不求世福　勿以此相擾　我今無所畏

我不求世福　勿以此相擾　我今無所畏
以死為邊際　志願求解脫　決無退轉心
方廣大莊嚴經卷七　第十五丈　歸
雖有諸痛惱　我心恒寂靜　住斯堅固定
精進樂欲等　我寧守智死　不以無智生
譬如義勇人　寧為決勝沒　非如怯弱者
求活為人制　是故我於今　當摧汝軍衆
第一貪欲軍　第二憂愁軍　第三飢渴軍
第四愛染軍　第五惛睡軍　第六恐怖軍
第七疑悔軍　第八忿覆軍　第九悲惱軍
及自讚毀他　邪稱供養等　如是諸軍衆
是汝之眷屬　能摧伏天人　我今恒住彼
正念正知等　銷滅汝波旬　如水漬坏器
菩薩作是言　魔王便退屈

佛告諸比丘菩薩作是思惟過現未來所有沙門若婆羅門修苦行時逼迫身心受痛惱者應知是等但自苦已都無利益復作是念我今行此最極之苦而不能證出世勝智即知苦行非菩提因亦非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必有餘法當得斷除生老病死復作是念我昔於父王園中閻浮樹下修得初禪我於尒時身心悅樂如是乃至證得四禪思惟往昔曾證得者是菩提因必能除滅生老病死菩薩

方廣大莊嚴經卷七　第十六丈　歸

是菩提因必能除滅生老病死菩薩

復作是念我今將此羸瘦之身不堪
受道若我即以神力及智慧力令身
平復向菩提塲豈不能辦如是之事
即非哀愍一切衆生非是諸佛證菩
提法是故我今應受美食令身有力方
能往詣菩提之塲時有諸天心常愛
樂修苦行者已知菩薩欲食美食白
菩薩言尊者莫受美食我今方便以
神通力令尊氣力平復如本與食無
異菩薩思惟我實不食已經多時四
輩人民亦皆知我修行苦行若我因
彼天神之力而不食者便成妄語爲
五跋陁羅既聞菩薩欲受美食咸作
是念沙門瞿曇如是苦行尚不能得
出世勝智况復今者欲食美食受樂
而住是無智人退失禪定便捨菩薩
詣波羅奈仙人墮處鹿野苑中佛告
諸比丘菩薩苦行已來優婁頻螺聚
落主名曰斯那鉢底有十童女昔與
五跋陁羅常以麻麦供養菩薩尒時
諸女既知菩薩捨置苦行即作種種
飲食奉獻未經多日色相光悅於是
衆人復相謂言沙門瞿曇形貌威嚴

有大福德

稱人復相謂言沙門瞿曇形貌威嚴

有大福德十童女中其最小者名曰
善生昔於菩薩苦行之時恒以飲食
供養八百梵志願因供養梵志之福
資益菩薩令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

佛告諸比丘菩薩復作是念六年勤
苦衣服弊壞於屍陁林下見有故破
糞掃之衣將欲取之於時地神告虛
空神作如是言奇哉奇哉釋種太子
捨輪王位拾是所棄糞掃之衣虛空
之神聞此語已告三十三天如是展
轉於一念中乃至傳聞阿迦尼吒天
尒時菩薩手持故衣作如是言何處
有水洗浣是衣時有一天於菩薩前
以手指地便成一池尒時菩薩復更
思惟何處有石可以洗是糞掃之衣
時釋提桓因即以方石安處池中菩
薩見石持用浣衣尒時帝釋白菩薩
言我當為尊洗此故衣惟願聽許然
菩薩欲使將來諸比丘衆不令他人
洗浣故衣即便自洗不與帝釋浣衣
已訖入池澡浴是時魔王波旬變其
池岸極令高峻池邊有樹名阿斯那

池岸樹令高峻池邊有樹名阿斯那

是時樹神按樹令低菩薩攀枝得上河岸於彼樹下自納故衣時淨居天子名無垢光將沙門應量袈裟供養菩薩

尒時菩薩受袈裟已於晨朝時著僧伽梨入村乞食其聚落神於昨夜中告善生言汝常為彼清淨之人設大施食彼人今者捨苦行已現食美食汝先發願彼人受我食已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正是時速宜營辦時善生女聞神語已即取千頭牸牛而穀其乳七度煎煑唯取其上極精純者置新器內用香粳米煑以為糜當煑之時於乳糜上現千輻輪波頭摩等吉祥之相時善生女見此相已即自思惟是何瑞應時有仙人語善生言如此乳糜若有食者必當得成無上菩提是時善生煑乳糜已灑掃所居極令清淨安置妙座種種施設告優多羅女言汝宜往請梵志偕來優多羅女既奉命已向東而行唯見菩薩不覩梵志南西北行但覩菩薩不見梵志亦復如是由淨居天隱

梵志身令優多羅女永不得見優多
羅女歸白善生言我所去處唯見沙
門瞿曇不復見有諸餘梵志善生女
言此為最勝我故為彼辦是乳糜汝
宜速往為我延請優多羅女至菩薩
所頭面礼足作如是言善生使我来
請聖者菩薩聞已往詣其所坐殊勝
座時善生女即以金鉢盛滿乳糜持
以奉獻菩薩受已作是思惟食此乳
糜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與誰善生女言願以此鉢奉上尊者
隨意所用尒時菩薩擎彼乳糜出優
婁頻螺聚落往尼連河置鉢岸上剃
除鬚髮入河而浴
佛告諸比丘菩薩澡浴之時百千諸
天散天香花遍滿河中菩薩浴竟
取此水將還天宮所剃鬚髮善生得
已起塔供養菩薩既出河岸作是思
惟當以何座食此美味河中龍妃即持
賢座從地涌出敷置淨處請菩薩坐
菩薩坐已食彼乳糜身體相好平復
如本即以金鉢擲置河中是時龍王

[illegible][illegible]食以金鉢擲置河中是時龍王
生大歡喜取金鉢宮中供養時釋

提桓因即變其形為金翅鳥從彼龍
王奪取金鉢將還本宮起塔供養尒
時菩薩從座而起龍妃還持所獻賢
座歸於本宮起塔供養諸比丘由菩
薩福慧力故食乳糜已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圓光一尋轉增赫弈尒時世
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六年苦行時　身體極羸瘦　不以天神力
往彼菩提場　為慰衆生故　還依諸佛法
須食於美食　方證大菩提　有女於往昔
行善名善生　為佛六年苦　廣施八百衆
夜半聞天語　晨朝穀乳牛　練彼千牛乳
作糜持奉獻　菩薩著衣已　巡行至其舍
受彼乳糜取　往詣尼連河　菩薩無量劫
廣修諸善行　身心俱寂靜　進止極調柔
至彼連河岸　天龍悉圍遶　菩薩入河浴
諸天散香花　將欲昇河岸　神来從寶樹
善女施金鉢　龍妃奉妙牀　行步如師子
往詣菩提座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七